

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

紅花谷

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上官鼎





上官鼎真品全集

红花谷 下

(台湾)上官鼎 著

红花谷(上、下)

[台湾]上官鼎 著

责任编辑:闻一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郑州文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插页:4

字数:420,000

印数:10000

版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65—9/I·1645

定价: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上官鼎生于1917年。1955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是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享誉港、台、澳、大陆之间。上官鼎先生一生中有很多巨著问世，在台湾众多的武侠名家中有“侠圣”之称。

上官先生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精华且开新派先河，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与悬念设置，巧妙的共治一炉。集前辈大成又在新派独领风骚。

上官先生的作品，个性鲜明、情节奇巧、结构宏阔、境意深邃。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家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在情节结构上，上官先生的作品堪与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武

侠

经

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十六章 白发老嫗

狄叔平眼见情势不对，立刻借题发挥，指着华心亭大喝道：“兀那穷酸报上姓名来！你敢煽动大家，可休怪本堂主了！”

喝声震耳，骚动的场中，立时肃静了下来。

华山掌门华心亭呵呵笑道：“好个少年狂徒，江湖上几曾有你狄叔平这一号来着？老夫前面即言，不过看在卜教主夫妇面上，你小子小人得志，大言不惭，把天下英雄俱不放在眼里！教主夫妇一向处事精明，今番怎误用了你这狂徒，老夫真为他夫妇叫屈不已！”

这番话在场中群雄的心里起了共鸣，产生了同感，不觉非常激动，形之于色。狄叔平见了，既惊且怒，铁青着脸，嘿嘿笑道：“华山掌门敢情笑我成就不高，不足以主持开教大典？有道是论艺不论齿，区区说句狂言，要想在不愿加盟的成名人物中连接三阵！若是区区学艺不精，败给诸位，立刻自绝谢罪；但如区区不慎失手，伤了各位，也望多多担待！眼下华山掌门便算第一阵，其余下两阵，且由诸位商量好了。”

言词咄咄逼人，神态冷傲至极，听得场中众人或怒或惊，但都愿看看这个口出大言的小伙子究竟有多高的能耐？不觉相顾愕然！

华心亭哈哈大笑道：“不论几阵华某便接你这第一阵！”

是你下来，还是我上去？”

狄叔平正要答言，身后突然闪出甘草来，含笑劝道：“谅这个骚老头子，岂是师兄的对手？如果盛气之下一下将他打死，两位师父面前须不好看，且让我惩戒他一番便了！”

群雄一听，两人敢情还是师兄妹。不消说，他们的师父准是卜二夫妇了！

华心亭听得须发俱张，大喝道：“快给我住口，老夫岂能和你这女流之辈动手，还是叫那小子上吧！”

狄叔平一把推开甘草，强忍怒火，面对华心亭，沉声道：“姓华的你上台来吧！”

华心亭满怀怒火，一跃上台，抢占上首，喝道：“小子，你发招吧！”

狄叔平见华心亭当真纵上台来，心头大喜，把原来的怒意反而平下去了，微微笑道：“我是主，你是客，主人不便占先，请赐高招！”

双方都是满怀积忿，一旦出手，势必有一方不幸！

眼看这场生死一搏的恶战，马上就要开始，群雄不禁凝神，双目炯注……

这不过一瞬间的事。

蓦地！

一名弟兄气急败坏地跑来到台下，喘着气大声禀报：“外面有位白发婆婆要求见教主！”

狄叔平极怒之下，并不怎么在意，立刻大声地吩咐道：“叫她等一等，等本堂主先决定这头一阵的胜负再说！”狂傲之情，无以复加。

那名弟兄面有难色，嘴唇频频合张，似有言而不敢启齿，状甚尴尬。

甘草见状，急忙紧走几步，附在狄叔平耳边低言几句，群雄听不真切，但见狄叔平连连点头。

甘草向那名弟兄问道：“那位老婆婆可报出姓名？”

那名弟兄苦着脸道：“回二先生，小的也曾再三问过。她只不肯讲，说见了教主自然知道。”

甘草问道：“你不会对他说教主没来山上么？”

那名弟兄回禀道：“小的都说了，她总是不信，说开教大典，岂有教主不亲来主持的道理！”

群雄心中都在暗忖：“这位白发老婆婆，谅来有些门道，只不知道是谁？”纷纷在脑子里猜想可能的人物。

甘草问道：“你看她的武功如何？”

那名弟兄面露疑容，低声说道：“看他那副颤巍巍模样，仿佛不曾练过武功，但吕梁山那般险峻，她孤身一人，如何能上来？还有，小的心下犯疑，曾冷不防向她撞了一肘，她却借向旁边的人问话的机会，无巧不巧地恰恰避开！以此小的不敢怀疑不敢隐瞒，特地禀报上来，望先生定夺！”

这名弟兄虽然无法以内力传音，话声传播不远，一来这神龙似的白发老婆婆来得太过离奇，大家都为这突发的事情吸引住了，场中静得鸦雀无声；二来群雄的耳目俱都锐敏，所以此人所说的话，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论宾主两方，没一个人不想看看这位白发老婆婆究竟是何等人物，一齐注意着台上的动态。

偌大一片广场，静得连一枚钢针落地，也可以听得清晰分明。

狄叔平突然问道：“她说过见教主有甚事么？”

一言未完，广场尽头又跑来一名弟兄低声禀报：“外面那老婆子已等得不耐烦了！”

狄叔平突地大声喝道：“好！领她进来！”声音深沉有力，像是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一般。

两名弟兄领命，飞快驰出广场，向北面尽头纵去。

广场中，数十道目光，一齐凝注广场的北面尽头，都切盼着这位玄妙莫测的白发老婆婆的到来。

广场中万籁俱寂，使台上的狄叔平和华心亭也缄口不言，陷入沉静之中……

人未到，声先传，北面尽头，陡地响起一阵有节奏的轻微步履声音。广场上，人们更是紧注不瞬了。

再有片刻，北面尽头上忽然转出来两个人来，一个是金光教的，另一个则是众目集中的神奇的白发老婆婆。

两人一先一后，正向广场中央走来。

如洗的月色和辉煌的灯光之下，但见这位白发老婆婆满头银丝般的白发，挽成一个小髻系在后脑，脸上遍是皱纹，身穿玄色布裙，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手拄一根拐杖，走起路来，颤巍巍的，看不出有甚功夫来。

她目不旁视，弄不清她是不屑理会众人，还是不愿理会众人？

走了好一阵子，两人才走到台前，那名弟兄首先立住脚步，往台上高声禀报道：“客人到！”回头又对白发老婆婆大声道：“台上最前面这位，便是本教龟龄堂的狄堂主，代理教主主持开教大典，您有什么事情，向他老人家说也是一样。”

白发婆婆敢情还有点耳病，只见听了之后，随口“哦”了一声，才缓缓抬起头来，向狄叔平从头到脚，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慢吞吞地问道：“这位小哥儿与卜教主如何称呼？”

狄叔平抱拳道：“教主乃是区区的师尊，他老人家此刻不在吕梁山，您有甚事，便说与区区转达便了。”

老婆婆脸上泛露出一脸沉毅之色，摇头道：“老身便不信他创立金光教，在开教大典之日，会不来亲身主持！你说实话，他夫妇眼下身在何处？”

“他老人家不在便不在，我能当着天下群雄的面骗你？”

白发老婆婆歉然一笑，露出缺几颗牙齿的白牙，缓缓说道：“这般说来，小哥儿是不会诓老身的了。只是老身……”说到这里，忽又变得十分懊丧：“……千里迢迢，好不容易赶到吕梁山来，如今连问句话也问不着，岂不是虚此一行，唉……”说时，用衫袖频拭擦泪水，并且掉转身子，准备离去。

这当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原本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威猛之势，忽然化作晴空万里，只见白发老婆婆一走，便又趋于平静，群雄都不禁大感失望不已。但狄叔平却另有一种想法：“吕梁山并非酒楼客栈，岂是人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地方？”当下右手虚虚一把抓向白发婆婆的右肩，同时嘴里叫道：“婆婆回来！”

他说在前，抓在后，老婆婆缓缓回过身子，正要发话，却听台上另一个苍劲的声音大喝道：“金光教就是这般对待客人的么？”喝叫的正是华山掌门华心亭。

群雄都只看到狄叔平和华心亭仿佛都将右手动了一下，却不知道狄叔平是暗中偷袭老婆婆，这时听华心亭一说破，不觉对狄叔平的无道大起反感！

其实狄叔平也并非意在偷袭白发婆婆，他只是要出其不意，要试试白发老婆婆究竟会不会武功？武功到了如何程度？所以出手极有分寸，冷不防华心亭中途给他发掌阻拦。

这一下他虽没吃亏，略略占了下风，可是也难出口，听他这么一喝，更触发起怒火，立时沉声冷笑道：“你毋须示恩邀宠，等这趟事了了，有得你受的！”显然他已暴怒。

华心亭正待要反唇相讥，白发婆婆忽然插嘴问道：“小哥儿唤老身回来，可是要说出令师眼下的去处么？”

狄叔平有意将她留下，便道：“区区虽然不知家师目前的去处，但他老人家几天内定可回来，婆婆不妨就在本教待上两天。”

白发婆婆道：“老身不愿与终日摩拳擦掌的人处在一起；既然这样，老身便歇上几天再来会令师。”说完，回身又要走开。甘草从旁说道：“婆婆的话，谅来不是恫吓咱晚生后辈的，只是我师兄妹若不代家师们挽留他老人家的贵宾，将来追问起来，晚辈们连尊姓大名和会见的原由也道不出来，定会赫然震怒，纵不马上处死，若是废去一臂半腿的，婆婆心里过得去么？”

白发婆婆笑道：“这位小姑娘原来也是卜教主的高足！你跟你师父学到的武功如何，老身不大知道，单单这张哄死人的嘴，可十足跟得上你师娘了……”

甘草笑着插嘴道：“她老人家是晚辈的师尊，不是师娘！”

白发婆婆低声道：“哦，原也难怪！你拐弯抹角说了半天，也莫是要老身道出姓名和前来会见你们两师尊的来意？”

狄叔平道：“区区只想请您在吕梁山小住数日，免得区区将来为难。”白发婆婆忽然面现肃容，颤巍巍地沉声道：“如要老身道出此行来意，尚无不可，若要老身留下，却非老身心愿。不过老身手无缚鸡之力，你师兄妹要强留，不劳你们动手，只消随便一名弟兄之力，便可如愿以偿，眼下当

着天下英雄的面，你们说一句话便行。”

群雄不觉大感失望。有人在想：“弄了半天，到头来却借咱们的面子替她撑腰！”

有的却想法不同：“这只是她在以退为进，看来她绝非寻常之辈，究不知她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必须这般做作，有甚缘由？”

各人想法不同，却都保持缄默。

不料甘草却立刻接说道：“您若肯道出此行来意，家师们责怪下来，晚辈也好有个交代，您就说吧！”

白发婆婆抬头看了甘草一眼，忽又低下头去，幽幽说道：“老身本不愿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道出这个秘密，既然你师兄妹一再相强，老身只好从实道出。不过老身走遍天南地北花了近五十年的时光始终没人打探出这两人音信，如今便说将出来，群雄之中，也未必有几人听说过。”

群雄一听说是秘密，又听说她已探了近五十年，都觉事不寻常，大感兴趣，纷纷目注这位白发婆婆，凝神静听。

甘草和狄叔平彼此互相瞟了一眼，狄叔平心中犯疑，但却毅然说道：“此两人即使区区不知，家师们定然知道，您说好了！”

白发婆婆那遍现皱纹的脸上，露出十分凝重之色，沉声问道：“你师兄妹平时曾听令师们提起过‘厉无双’和‘卓三畏’这两个人么？”

此言一出，群雄中有年长，以及熟知江湖掌故的人闻说顿时心头狂震：“这两位成名前辈竟是双双失了踪了……”

那狄叔平和甘草闻言，则如胸口被重钟击了一般，猛跳不休，同时脑子里电一般闪现出师尊们那副疾颜厉色的神情：“不准你两人向任何人提起有关‘厉无双’和‘卓三畏’

的一字一句，纵是别人问及，你们也只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如敢违背，即刻酷刑处死！”言犹在耳，不觉同时说道：“区区没听家师们说过。”

“晚辈果然孤陋寡闻，从来没人听过这两位前辈，请问您的尊号是……”甘草心思敏捷，口齿又极伶俐，轻飘飘地把主题撇往一边，想用请示名讳引散众人的注意力。

白发婆婆听了，凄然叹道：“老身这名字已经快五十年没有听到过了，说出来你们未必知道，不说也罢。”

甘草陪笑道：“您若不说，晚辈们如何好转达？”

群雄也都急于要知道白发婆婆的来头，纷纷张耳听着，白发婆婆道：“请转达令师，老身靳绿君，五日之后，再来聆听卓、厉两位的下落，暂时就此告辞了。”

甘草心中大喜，靳绿君这人果然不曾练过武功，立即回头吩咐台上那四路招讨使之一的东路招讨使：“即请张招讨使代本教恭送贵宾。”

站在台上四人中的一人，立即领命纵身下台，领着那位白发老婆婆蹒跚而去。

群雄中，除了极少数的几人略知道此事的原委之外，其余大部分的人都因白发老婆婆的突然一走而大感没趣。

待那白发婆婆刚刚消逝身影，这里华心亭立刻大喝道：“如今贵宾已去，你还有什么借口来拖延没有？”

狄叔平目射威气，面浮重煞，阴森森地笑道：“尊驾敢情等得不耐烦了？如今便不消再等了！请发招吧！”

华心亭须眉轩动，正要出手，忽见匡百度闪到狄叔平身后，压低嗓音，附耳说道：“大先生请手下留情，陈姑娘面前须不好交代！”

提起“陈姑娘”，狄叔平眼前顿时幻出一个娇艳如花的

小姑娘，不禁双眉紧锁，低问道：“这话从何说起？”

匡百度悄声道：“大有渊源，投鼠忌器！”

狄叔平不禁发起愣来，怔怔站在当地，一动不动……

他两人全是用内力把声音逼成一线对话的，便近在咫尺的华心亭，也只能看到他们在说话，可听不出是在说什么。台下群雄，自然更是听不到了。

华心亭三番两次被搁置不理，心下十分恼怒，大喝道：“狄叔平，你到底敢不敢打了？”

狄叔平停止和匡百度耳语，皱眉道：“赐招吧！”

华心亭不再搭话，霍地欺身上步，右手一拳，向对方左胛打去。

狄叔平身子一侧，让开来拳，右拳直奔华心亭左胸而来，出手之快，令人眼花。

殊不知华心亭正要他如此，当下不慌不忙，左手一牵一引，引开对方的右臂，右手早已闪电般穿过对方左臂下面，斜斜向对方左前胸猛撩而到！

他这种几乎出了武学常规的出手法和出手部位，乃是华山派早年赖以领袖武林的绝学之一——蝴蝶穿花拳，讲的是快捷、轻灵、奇巧，常是出敌不意，予敌人以致命的伤害。

狄叔平武学再高，到底见识不多，他几曾见过这等诡诈的打法？登时吓了一跳，慌忙纵身暴退！

左面这巧妙的一撩，总算是被他躲让过了，可是事情太过仓促，而他又因只顾退避，那攻出的一条右臂，却被华心亭就那一牵一引之势，五指反搭过来。若非他反应敏捷，身手灵活，几乎吃华心亭扣个满把。

饶是如此，他右腕间已吃华心亭的指尖划下几道鲜红痕条，隐隐生痛不已。

年轻人多半气盛，狄叔平在受创之后，早将匡百度刚才告诉他的话置之脑后，刚刚稳住身形，陡地反窜过来，“唰唰唰唰唰”，一连攻了七招！

这七招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当真是如火如荼，每况愈盛！

华心亭使尽浑身解数，全力应付，或接或让，勉强对付了六招，当对方第七招‘阴阳开合’攻出时，只感左右受制，接避两难。眼看攻来的两臂已如乌龙绞柱般攻到身边，只有死的一途，背后登时冒出冷汗来……

台下群雄见了，莫不心胆俱裂！狄叔平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功力招式，竟然两成气候，华心亭只怕讨不了好！

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听匡百度高叫道：“投鼠忌器，大先生手下留情！”

狄叔平一听，眼前突然幻映出一个俏丽绝伦的小倩影，不觉心为之醉，生怕因此唐突美人。把那已经打出的那双拳，在就要打上对方身子的刹那间，硬生生地一拳滑往隙处，另一拳则化拳为指，指向胸前“膻中”穴！

凭良心说，狄叔平目的只在制住华心亭，不想去势太急，分寸拿捏失准。又因华心亭自知必死，丝毫没有闪避，两下一凑，狄叔平手指到处，华心亭只感胸前一阵巨痛，便自当场倒地！

狄叔平不觉看得呆了，甘草在旁边挥手示意，站在台上的两名招讨使，立刻把华心亭搭过台角一边。

台下群雄这时忽然大感奇怪，台上明明站立四名招讨使，除了姓张的东路招讨使让送那位白发婆婆走了外，应该还有三名，此刻因何只见两名？还有一名呢？哪里去了？怎

会没见到他如何离去的呢？

方自惊怪，蓦见一条人影，飞上了高台。

那身影脚未沾地，便大喝道：“狄小子，你也接洒家几招！”

群雄看时，却大半不认得，但见他光着脑袋，穿了一身僧衣，环眼暴睁，气咻咻地作势待发。

狄叔平猝然惊醒，大笑道：“你是第二名应战的？先报上名来。”

和尚大声道：“洒家五台山聪净，不知道什么应战不应战，洒家只是来替亡友华老儿报仇的，要你抵命的！”

狄叔平道：“是你应战的，咱们可走几招，报仇雪恨，我可没工夫。要不，等我打败三人之后，你再上台来！”

聪净大师大怒道：“洒家只要报仇，谁理会许多！你不上，洒家就先上了！”他只顾要替华心亭报仇，也不看看华心亭是否已死。

狄叔平待要说出华心亭并未致死的真情，觉得未免露了怯意，若与之交手，又怕又有人上来，正在为难。甘草已上前向他笑道：“既然如此，你就算是送他们一点‘搭头’好了。”

狄叔平道：“若再有人跟他一般，岂不乱了章法？”

甘草笑道：“只此一人，下不为例。”

两人一喝一叫，视天下群雄为无物。群雄心中仇怒不已，却鉴于他刚才对华心亭的手段，都敢怒不敢言。武当掌门道弘真人插嘴叫道：“聪净大师，华山掌门人只是受了点伤，并说不上报仇，休要教人闲话，请下台来吧！”

聪净大师至少知道道弘真人言行不苟，略一沉吟，指着狄叔平喝道：“华老儿没事则已，若有事，洒家再和你小子